

春
秋
集
義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四十六

宋 李明復 撰

定公

程頤曰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恭王十一年即位
定謚也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謝湜曰即位之元年不書正月者以魯之嗣君未立

故也頒正朔以正天下天王之事也承天王正朔以正一國諸侯之事也定公未立則不書正月不與季氏承王正也

胡安國曰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

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謝湜曰諸侯城成周善之大者也宋仲幾違命不受功執之以治其罪義也雖然專執大夫於天王之側而不以王命治之不敬之大也故晉卿貶爵稱人

胡安國曰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祁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

於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
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
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
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
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
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謝湜曰定公昭公弟公子宋也定公之立制在季氏

故喪至六日而後即位季氏魯之大逆也定公以公弟受賊臣之立惡之大者書即位著其自立也

胡安國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

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
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
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公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
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
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
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
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
行事為永鑒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謝湜曰昭公雖死於外與隱閔遇難不殊春秋書葬者罪魯國不以季氏為逆也季氏吾君之仇也出其君而魯國莫之討也君死於外而魯國莫之疾也定公受其位而安之臣子受其葬而安之君臣之義廢矣書昭公之葬所以罪魯國之安季氏也春秋賊不討君不書葬昭公書葬則變例於終以起義也

九月大雩立煥宮

謝湜曰煬公伯禽子廟毀久矣復以私意立之非禮也宗廟之禮其遠近以年其進退以義非其退而退之為不懷非其進而進之為不敬

胡安國曰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胡宏曰煬公至是十九世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自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隣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神怒

或降之罰耳故有禱於煬公而立宮也聖人筆之使後人考其世尋其由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遂亂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謝湜曰建酉之月霜已栗烈殺不勝霜故隕霜殺菽草害稼菽養人十二月霜不殺草異之大者也十月霜殺菽災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謝湜曰宮室過制天之所不與然則雉門及兩觀災乃天惡其僭而災之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謝湜曰雉門兩觀為火所壞故魯人於此新作焉門闕之災以僭制也魯人乘災變之後復以僭制為之不知畏天者也雉門兩觀書新作書及惡其不知變

也延庶因舊而葺之故書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書新桓宮僖宮之類作不復書者以災不由僭故也

胡安國曰書新作譏借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

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
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
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其敢僭諸
侯執國命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僭
其主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頤曰意如上不請於天子而立定公故晉怒而
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

謝湜曰季氏強盛公室微弱故公初朝晉晉人辭之皆季氏交結晉室之罪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程頤曰楚恃強侵諸侯晉請於天子伐之而不能明

暴其辜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謝湜曰楚子納尹氏王子朝病蔡拘蔡侯其罪在所
公討也晉定公以王命合諸侯于召陵將以伐楚也然諸侯
不能明大義以伐有罪乃以寇暴之師侵之而已可
以正楚而服之哉召陵之會書侵楚罪諸侯之不正
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
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

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苟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呂祖謙曰是時晉雖無盟主之實其承襲世業尚有盟主之虛名所以蔡侯赴愬於晉當時晉之不為盟主也久矣晉於此當因蔡之怒以奉王命會諸侯之師以討楚則城濮之功可以再立文公之霸業可以